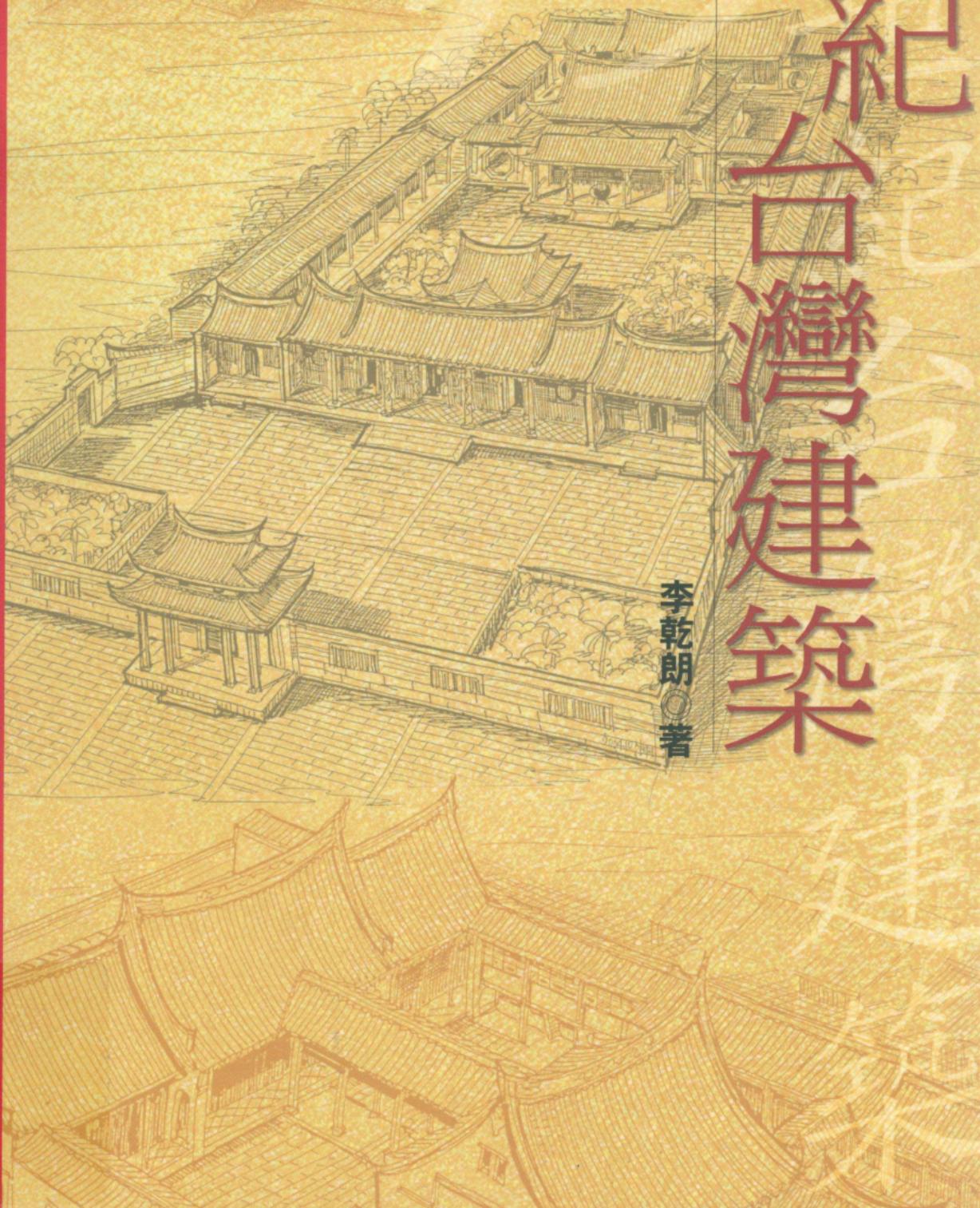


19世紀

台灣建築

李乾朗○著



19世紀台灣建築／李乾朗著. -- 初版.
-- 台北市：玉山社，2005 [民94]
面； 公分. -- (影像・台灣；45)

ISBN 986-7375-26-2 (平裝)

1. 建築 - 台灣 - 歷史

922.932

94000355

影像・台灣 45

19世紀台灣建築

作者 ● 李乾朗

發行人 ● 魏淑貞

出版者 ●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100仁愛路二段10-2號1樓

電話 ● (02) 23951966

傳真 ● (02) 23951955

電子郵件地址 ● tipi395@ms19.hinet.net

玉山社網站網址 ● <http://www.tipi.com.tw>

郵撥 ● 18599799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主 編 ● 蔡明雲

執行編輯 ● 陳嘉伶

版面設計 ● 何惠華

行銷企劃 ● 魏文信、許家旗

法律顧問 ● 魏千峰律師

印 刷 ● 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台幣450元

初版一刷：2005年2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※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※

19世紀

台灣建築

李乾朗◎著

自序

台灣的歷史如果粗枝大葉的描述，或者非以台灣為主體來論述，很容易陷入單一文化的觀點，那就是閩粵漢人移民史。事實上，台灣文化自古以來即顯現出多元的並存與發展。因其地理位置優越，成為南北往來及東奔西走的十字路口，凡是經過，或多或少留下了文化的種子。2001年，我撰寫了《20世紀台灣建築》，從建築家的創作來鋪陳20世紀的台灣建築文化史，這是一種以人的角度來看歷史的寫法；當然，也可以從技術史的演進來透視任何時代的文化，亦即由材料與結構的客觀條件來決定建築文化的面貌。然而不可否認的，人的思想才是背後真正且偉大的指導力量，思想受到主觀與客觀的約制，尤其是社會與經濟的特質反映到建築上，更為明顯而真實。

這本《19世紀台灣建築》，我嘗試用這種觀點來執筆，透過當時社會的變化，豪族富戶的崛起與衰亡，外患的刺激與內部的奮力圖強，投射至建築眾生相。19世紀的台灣建築，功能多元，形式多樣，文化底蘊豐厚，在台灣建築發展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，反應了巨變下的台灣歷史諸多面向的問題。

19世紀的台灣，平原地區的漢人開發已趨飽和，逐漸逼向丘陵地與山區，平原的政治城市內部組織趨於完備。繼承清代中國城市的建制，除了政府文武機構外，寺觀及壇廟漸備，甚至公共水井、牌坊及道路建設亦普及。府城

如台北與台南，縣城如新竹、彰化、嘉義及鳳山，皆在19世紀大肆重建。淡水府（新竹）與鳳山縣大修，易為土石結構，兩城的營造前後只相差幾年，互有影響。

19世紀，人工灌溉水圳的開鑿完成，提高了稻米及其他經濟作物的產量。農民收成增加，也促進土地的集中，形成地主階級；地主透過科舉或捐納，晉身士大夫階級。特別是在幾次反清變亂事件之後，有些地方仕紳因助官軍而獲獎賞，地方秩序重新調整。分類械鬥也是地方勢力再分配的原因之一，移民的地域守護神廟成為力量展現的象徵。台灣北部在19世紀中葉之後的漳泉拼鬥與頂下郊拼，對於改變北部的城市發展消長關係，影響最為深遠。以大稻埕為例，原來只是一個務農的小村莊，但在咸豐年間的頂下郊拼後，從艋舺八里庄敗退的同安人重起爐灶，建立了新市街，使大稻埕轉變為商業的城市。

台北三邑人的龍山寺與同安人的保安宮，在19世紀皆進行過規模較大的整修。道光年間是台灣文化的高峰，各地書院競相成立，培養士子無數。富商地主競築豪宅與園林，新竹一地的名園居然有兩座，即內公館的潛園與外公館的北郭園。而台北板橋的林本源園林規模宏大，設計巧思，至今尚保存完整，是瞭解台灣19世紀園林文化與上層社會生活的重要建築。同治、光緒之際，台灣文風甚盛，得力於中、北部的莊園文化，士大夫以文會友，邀聘中國閩粵文人來台，或任西席，或聘為客卿，主人待之以禮，吟詠唱和，共同提振了台灣的文風。我們可以說，19世紀的台灣已擺脫了18世

紀的草莽闢土精神，邁入成熟的文雅社會，藝術與文學活動普遍，都市化的過程至為明顯。

除了平原地區都市化明顯之外，近山地區的丘陵地也因漢人的侵墾，越過清廷所定的漢番界線，山區聚落漸增。而山區茶葉的蓬勃發展，與19世紀台茶的出口有直接關係，北部淡水河上游及桃、竹、苗山區的茶葉生產，激化了漢番的對立。北埔金廣福墾戶的出現，證明了漢人逼向山區的組織化力量增強。北埔慈天宮供奉觀音菩薩，撫慰無數在招墾過程中犧牲性命的先民；山區佛寺也隨之增多，如獅頭山的數十座佛教寺院。吾人應知，禪宗佛法與茶道之興有密切關係，中國南方凡是禪宗叢林之地皆產茶，也有所謂的農禪制度，意即山區的佛寺與茶的生產結合起來，出家人以種茶的勞動來體現禪修。要進一步瞭解台灣中北部山區聚落的發展與寺院之興起，從茶的種植來觀察，不失為一個重要且有見地的角度。

同治末年的牡丹社事件，讓台灣被置入國際關係之中，引起清廷的重視，而加強軍事防務，聘請洋人設計督造台南及打狗的新式砲台，成為台灣近代建築的一個指標。繼之而來的是大量的基督教傳教士，他們有的勇於冒險犯難，進入山區，向原住民宣教。清法戰爭使台灣被推上更重要的國際地位，法軍侵台，清廷派劉銘傳來台，事平之後被任命為巡撫，乃推動新政，將洋務運動的精神施展於台灣。可惜這一連串的改革隨著甲午戰爭而歸於停頓，台灣落入日人手中。

論述19世紀的台灣建築，所觸及的島內政治、社會、經濟與文化的變革甚廣，所涉及的

國際衝擊包括軍事、外交、宗教與文化等層面亦甚廣。本書以歷史演變的前後時序來鋪陳這段複雜的建築發展，史料較為豐富，實物亦保存較多，相信19世紀的台灣建築是一個挖掘不盡且可深入探討的課題，每一個階段或每一種類型的建築皆可單獨成篇研究。我在本書中只是從宏觀的角度初步建置百年史的架構，嘗試建立其因果關係。其中有些可自歷史求取解答，有的也可自建築得到印證，應驗了建築是歷史見證的說法。

這本書的內容原係我在2002年春，應邀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所開設的「人文學科推廣進修班」的上課講義。當時只有簡單扼要的講綱，上課時請江麗娟小姐代為錄音，課後再請助理聽寫整理成文字稿。這些文字講稿經幾次刪改增補，期間在政大歷史系就讀四年級的徐維里幫了最大的忙，仔細聽寫錄音帶的內容，並經由我們數十次的反覆修訂才定稿。在本書付梓出版之際，我對曾為這些內容付出時間的維里，以及鄭碧英、卓家霖、林欣樺小姐等助理致以感謝之意。由於是以上課的講稿發展而成的書，行文之間仍留存口語的影子，為了補充內文的史料，我加強了圖說的份量，附註也力求詳細，希望有助於延伸研究。書稿一再延宕，如果沒有玉山社出版公司的魏淑貞小姐與蔡明雲小姐的耐心催促，以及他們對台灣文化的關心，這本書是不可能與讀者見面的。在此亦誌以為感謝之意。

2004年秋

李乾朗 謹識

0
0
3

目錄

自序 P 002

緒論 P 007 19世紀台灣城鎮的興起與形成

1800~1850

族群競爭下的產物 P 019 嘉慶、道光之際的寺廟美學

1820~1850

佛寺通俗化的典型 P 033 鹿港龍山寺

1850's

家族勢力的表徵 P 047 板橋林本源三落大厝

1860~1885

清代台灣住宅文化發展的高峰 P 059 田園宅第與文人階級的形成

1880~1900

園林藝術的開花結果 P 071 清代台灣四大名園

1870~1900

19世紀末台灣園林建築的代表 ^P 085 板橋林本源庭園

1860~1890

異國風情與西洋勢力的交織 ^P 099 1860至1890年代洋式建築

1875~1895

洋務運動引領風潮 ^P 115 清代台灣的軍事與交通建築

1880's

傳教士的二度登陸 ^P 127 基督教對台灣建築現代化的影響

1880~1900

清代台灣城市建設的結晶 ^P 139 台北府城

1890's

未竟完成的城市計劃 ^P 151 台中省城



南澳

19世紀

台灣城鎮的 興起與形成



台南大南門的城樓
為歇山重簷式，城
內設半月形外郭，
為全台僅存的孤
例。

1800至1899年，在歷史上被稱為19世紀。在這一百年間，全世界都發生劇烈的變化，不僅是西方，中國及東亞也出現前所未有的巨變；李鴻章謂中國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是相當貼切的形容。

清末中國發生了洪秀全、楊秀清等人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，而有曾國藩的湘軍、李鴻章的淮軍崛起，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；又有恭親王奕訢所統籌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主導洋務變革；其後，保守派的慈禧太后，阻擋光緒皇帝和康有為、梁啟超所提倡的維新運動。

反觀西方世界，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，打造了號稱「日不落國」的大英帝國；小說家狄更斯，描寫出工業革命後，英國下層階級的眾生相。整個19世紀在思想、政治，甚至藝術

等各方面，都面臨了重大變革，最主要的導因，莫過於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衝擊。工業革命不僅提高了生產力，也發展出資本主義。資本主義國家向外侵略，掠奪殖民地的資源，作為其強國基礎；包括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荷蘭，以及19世紀後期才崛起的日本等國，都躋身「列強」之林。

十九世紀台灣的行政區劃

19世紀對台灣而言，也具有重要的意義；台灣海峽的平靜不再，而被推入世界史的一部份。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鴉片戰爭時，英軍曾經進犯台灣中部一帶；清法戰爭法軍的侵台，更從基隆登陸台灣。19世紀末期，美國商船「羅妹號」擱淺台灣，並遭原住民搶劫；琉



淡水河上游大嵙崁三坑村的廟宇設在市街端點，具有守護神的作用：
客家村莊線性市街的基本形態與閩南相同



宜蘭平原主要為漳州人所開拓，此外也包含泉州人與客家人，在水稻田密佈的平原上，形成地理學所謂的散村。

球船隻在恆春海岸擱淺，船員遭原住民傷害，日本藉口保護僑民出兵台灣，震驚了清廷，此即著名的牡丹社事件。種種情事，使得清廷開始對台灣多加注意。①

清代台灣行政區的劃分相當瑣碎，以台灣北部為例，淡水河流經的地區涵蓋了今台北縣、台北市、桃園縣及新竹縣；而19世紀初，淡水河是在淡水廳的管轄範圍，台灣北部的發展較南部為遲。「台灣」一詞，其範圍可大可小；荷蘭時期，台灣是指安平一帶，可能出自於平埔族語言「大員」的譯音；19世紀以前，台灣意指整個南部地區，轄有彰化縣、諸羅縣、台南附近的台灣縣（安平），以及南部鳳山縣一帶。19世紀起的七十年間，將台灣劃分為一府（台灣府）、四縣（彰化、諸羅、台灣、鳳山）和二廳（噶瑪蘭、澎湖）。同治末年牡丹社

事件發生之後，清廷開始重視台灣；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，將台灣改為二府（增置北部的台北府）、八縣（增置北部的淡水縣、新竹縣，東北角的宜蘭縣及南部的恆春縣）、四廳（增置卑南



缺乏水圳灌溉的地區，農民以人力取水。圖為清代普見的龍骨車，以腳踏方式將低水吸往高地。



宜蘭古市街：較矮的街屋分列兩側，有的設亭仔腳，有的不設，並未統一。



位於淡水河支流匯流處的三峽，古稱三角湧；高起的鳶山為其屏障，安溪人建清水祖師廟作為守護神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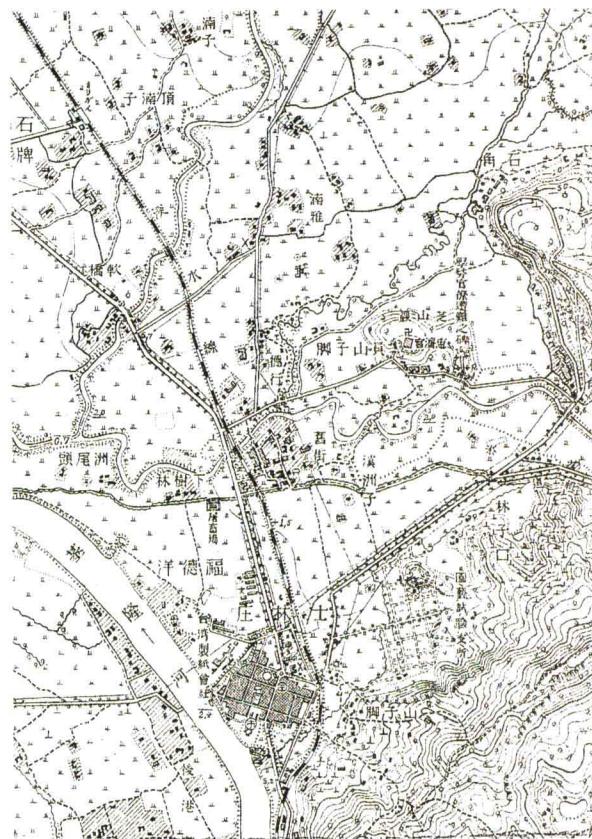
廳和埔里社廳）。光緒十一年（1885年）清法戰爭之後，台灣獨立建省，改制成三府（將省會定在今日的台中，原來的台南地區改為台灣府），另外還有十一縣（增置雲林縣、安平縣等），卑南廳改為直隸州。

由行政區的劃分，可知台灣中部與北部的人口在這段期間有所增加；據統計資料顯示，19世紀的台灣人口已達兩百萬人。而行政區域的細密劃分。對政府是一種負擔，因為支出將會提高，不過相對地，稅收也會增加；過去有相當多的「隱田」，即地主將部份田地隱瞞起來不讓政府知道，以避除田賦和租稅；至劉銘傳主導台政時，重新丈量土地，許多隱田暴露出來，增加須繳納的稅賦。另一個改變，則是台北地區地位的提高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。

綜觀19世紀，台灣進入了一個行政區細分的年代，反映出政府對於地方控制力的強化。同治以前，移民來台必須先徵求官方同意，才能取得「墾戶」資格；土地的開墾也要經過官方首肯，否則視為犯法。官方之所以在山區劃定「番界」，目的是保護原住民的土地權，移民在山區若有逕自開墾的行為，也屬違法。^②

土地制度與社會型態

清代普遍通行於台灣的土地制度，由墾戶取得開墾執照後，多會將土地轉租給幾個大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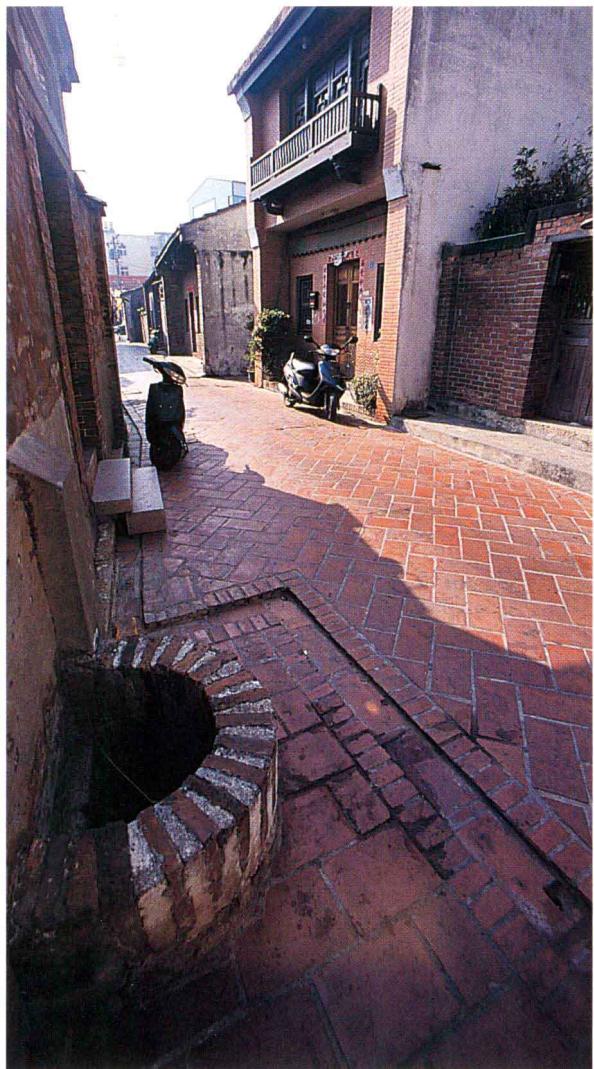
士林老街為漳州人所建，咸豐年間漳泉械鬥後遷街於下樹林，由潘家主導市街的規劃。

戶，土地數量以幾百甲計。大租戶本身並不從事耕種，而是將土地分租給數個小租戶；小租戶進一步將土地分租給佃農，也未必由自己開墾；但經過了數十年後，原本的小租戶反而成為大地主，多級制的土地擁有權逐漸轉化為二級制，即地主與佃農的關係。由此可知，台灣中北部、濁水溪以北土地的墾拓情形相當複雜。在台北、桃園、新竹等地，可以看到新興地主階級壯觀的大宅第；佃農所居住的，則大部份為品質較差的土角屋，或由茅草所構築的房舍。^③

濁水溪以南，土地開墾型態與北部不同，乃因從荷蘭統治台灣開始，這些田就屬於官方；從荷蘭人的王田到鄭成功的官田，而後由人民向政府購買土地，成為自耕農。在台灣中北部，地主、大租戶、小租戶慢慢蛻變為當地的望族或社會領袖，諸如士林潘家、大龍峒陳家、大溪黃家、板橋林家、新竹林家和鄭家，以及豐原呂家、清水蔡家、草屯洪家和李家、



鹿港在19世紀初躍為台灣的大商港，與泉州蚶江對渡，商業繁盛，市街民居頃緊密相鄰。



鹿港古街道兩側商店不設亭仔腳，但在路中設亭以擋陽遮雨，稱為不見天。圖中可見著名的「半邊佸」。

竹山林家、霧峰林家等，都是典型的例子。

當人口逐漸增加時，村莊可能蛻變成聚落、城鎮乃至城市，而這些演變的過程，大都在19世紀發生並完成。平原地區的土地開發殆



宜蘭蘇澳附近的北方澳漁村，民防依山傍水，惜已被拆毀。

盡，必須向山區進墾，因而出現漳、泉人與客家人彼此合作，逼向山區開墾的例子；以新竹北埔金廣福墾戶組織來說，即包含了漳州人與泉州人。但在此一過程中，墾戶組織與原住民的泰雅族人產生了矛盾，進而爆發衝突。④

19世紀大量移入台灣的三種不同族群，由於文化各異，所建造的聚落和城市型態或有不同。漳州人與客家人在福建的居住地帶，屬於內陸的山嶺地區，出現了如土樓、方樓和圓樓等防禦性建築；但台灣的地理條件與福建有所不同，故漳州人和客家人的移居地，並未出現規模如此之大的土堡，卻有規模較小的城堡，例如板橋林家曾經在桃園大溪建立土堡。

泉州移民方面，則擅長商業貿易；滬尾（淡水）、新竹、鹿港、安平、打狗等這類商業型傾向的港口都市，居民即以泉州人為多。此

外，隨著居住族群的不同，城市街道型態也各異，有時為了和碼頭取得合理的佈局關係，街道呈線性規劃，並講究風水；最好的風水是街道的一端朝山，或是街道平行於河港或碼頭。簡言之，泉州移民偏好住在海邊，建立港口都市（port town），跟漳州人所建的內陸城市（inland town），在型態上有明顯的不同。鹿港、淡水可視為典型的泉州人城市；台中霧峰、桃園大溪，以及新竹北埔，高雄美濃、內埔等地，則分別為漳州人和客家人族群文化的城市典型。⑤

移民的分類械鬥

在19世紀的台灣歷史中，械鬥的激烈與頻繁均達高峰，這或許是因為台灣的開發已近飽和，各權力關係達到一個關鍵點，利益的分配



(右) 道光年間台北盆地的械鬥達到高峰，漳州人在土林芝山岩建石隘門以防守。

(左) 客家村莊有在隘門附近建惜字亭的習俗；圖為高雄美濃之磚造惜字爐。

無法滿足新移民的需求。1820年代的宜蘭、彰化，都曾發生規模龐大的械鬥，其中在宜蘭甚至還有因音樂派別的不同，產生所謂西皮、福祿兩種音樂派別之間的械鬥。此外，嘉慶十六年（1811年）的屏東，也曾因為閩粵械鬥，使得客家人在佳冬四周增建了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座隘門以為防護。隘門是民間所建的小型城門，依照傳統習俗，會在隘門旁設立土地公廟（客家人稱「伯公廟」），或是祭拜倉頡、祈求文風鼎盛的惜字亭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土林

的漳州人也在曾發生漳泉械鬥的芝山岩建造了隘門，至今仍保存完整。⁶

18世紀以前，以反清為號召的事變層出不窮。到了19世紀，台灣民間對於清廷的統治大抵有所認同，藉著反清旗幟所發起的運動已是絕無僅有，多為移民之間的矛盾所引發的爭鬥。⁷

移民之間頻繁的分類械鬥，促使大城市興築或改建城池，以求自保。首先是嘉慶十年（1805年），鳳山新城改建完成；嘉慶十六年（1811年），彰化縣城改建為磚城，宜蘭城也在



(上) 高雄左營鳳山舊城東門外的城壕，內外架設石樑橋；橋墩作船首形，稱為分水尖，惜近年因防洪而被拆。

(右) 凤山舊城東門內的踏道設門管制，由此可登上城牆。



同年改建為圓城；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，鳳山舊城（今左營）改建為石牆，包括東門、北門和南門的城垣，至今保存尚稱完整，特別是北門，還有兩個門神浮塑在城門之上；新竹城（淡水廳城）在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改為石城；屏東城在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改建為圓城；光緒元年（1875年），清廷有鑑於牡丹社事件，為加強台灣南端的防禦，遂於恆春增築一座縣城。^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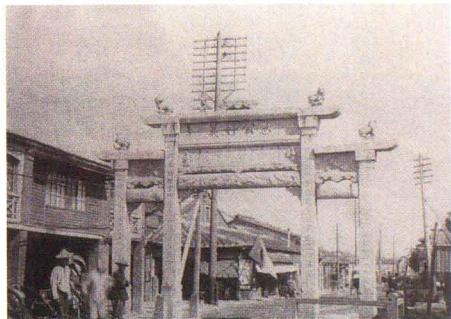
台灣最後一座落成的府城為台北府城，於清法戰爭結束時（1885年）正式竣工。除了內部規制漸趨完整，城裡城外的設施也較為完備，反映了在中國封建社會影響下，台灣在政治、社會及文化各種層面的意涵，已趨於成熟。

城市文化的勃興

義學、社學和書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，諸



台北府城西門，為通往新起街和艋舺的要津，但在20世紀初期遭日本人拆除。



台北府城西門內原樹立著因獻地建考棚有功的洪騰雲「急公好義」坊，日治時期因拓路面而被遷往今二二八紀念公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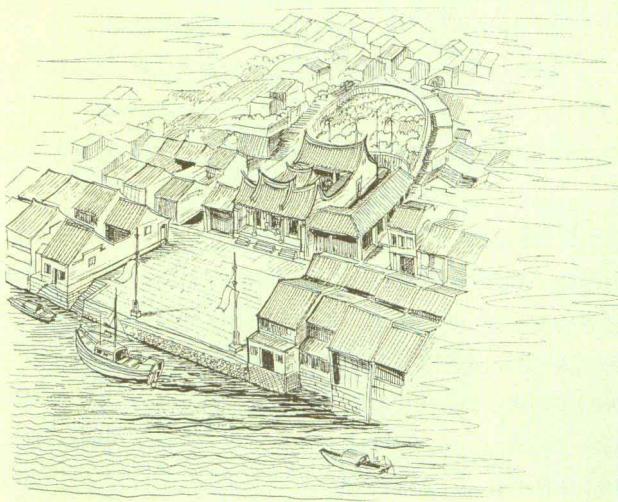
如嘉慶十七年（1812年）成立的宜蘭仰山書院、嘉慶十九年（1814年）成立的鳳山鳳儀書院、道光四年（1824年）成立的和美道東書院、道光十一年（1831年）成立的南投藍田書院、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成立的台北學海書院，以及光緒六年（1880年）同在台北成立的登瀛書院。這些書院對於地方文化的發展有一定的正面作用，孕育了為數不少的文人與藏書家。根據道光六年（1826年）的統計，宜蘭仰山書院擁有經史子集四十七部、共一百七十卷的藏書量。光緒五年（1879年）設立的文開書院，也蒐集了不少圖書供士子閱讀。

私人藏書的數量更多，以豐原呂氏的筱雲軒為首。文士也常出版自己的文集，包括鄭用錫的《北郭園詩鈔》、林占梅的《潛園琴餘草詩集》。寓台、來台的文士中，名聲最為卓著的，是板橋林家所聘的西席謝琯樵與呂西村，至於葉東谷是當時著名的文人之一，板橋林家林樞北的文采亦佳；以上四人獲得美譽，並稱「東南西北」。此外，在台主政的官員多勤於修纂地方志，譬如道光十一年的《噶瑪蘭廳志》、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的《淡水廳志》、光緒十八年（1838年）的《澎湖廳志》和《台灣通志稿》，以及隔年（1839年）《苗栗縣志》的編修和出版，亦是一項值得注意的城市文化。^⑨

清代台灣的城市規劃

一座充分反映清代價值觀的城市，應該具備哪些元素？城市街道的組織，往往出現由多條東西向、南北向道路將城市棋盤化的現象。官方的衙門、社稷壇、城隍廟、關帝廟等重要的政治或宗教建物，大體興築完整；民間的建築物方面，則有媽祖廟、觀音寺或王爺廟，以及家族規模發展至一定程度後出現的家廟等。城池有圓有方，通常闢有四座以上的城門；有時城市裡的街道會另設隘門，也就是街道的巷門，以作防護和區隔。就方位而言，供奉位尊神明的寺廟，通常採用坐北朝南的格局；祭祀一般神明的寺廟方位則不定，或是朝著所面向的街道。^⑩

寺廟和城裡城外的居民有著密切關係，寺廟所在地的老百姓，有集體出資供養廟的傳統。寺廟每年祭典所需要的經費，由附近的居民共同分擔，神在出巡時會繞經捐獻者所住的街道，庇佑誠心捐獻供養祂的街道居民；由此



淡水港碼頭與媽祖廟線繪圖



鳳山舊城東門的城牆尚保存數百公尺之長，且城壕仍有水流，可惜城樓已經倒毀。

產生了大大小小、不同規模的祭祀圈。位階較高、較為靈驗的神，祭祀圈相對地大而廣，甚至連城門外的村莊，都有不辭路遠、迢迢趕來進獻朝拜的信徒；反之，影響力有限的土地公廟，祭祀圈可能侷限於寺廟附近的兩、三條街道。

此外有所謂的「同行聚市」，經營同一行業的商家往往聚在一起，構成所謂布街、鞋街、杉材行或米市等。市街店鋪櫛比鱗次，為了防火須設防火巷，通常每隔數十戶即留設一條窄巷。當時的城市居民大體還是飲用井水，除了家家戶戶有自用井之外，還有供大眾使用的「公井」，多設在城門口附近或是大街小巷內，如今還可見到的一口大井，是位在鳳山左營北門拱辰門外的「拱辰井」。



台南城牆在19世紀時改建成較為堅固的夯土構造；大東門的內洞中，嵌有禁止勒索之文告石碑。